

南齊書

十九

列傳第三十五

南齊書五十四



臣蕭

子顯

撰

高逸

褚伯玉

明僧紹

顧歡

臧榮緒

何求

劉蚪

南齊書傳三五

一

嚴

庾易

宗測

杜京產

沈麟士

吳苞

徐伯珍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亡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

桎梏於仁義水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
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雞黍之客次
則揭獨性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激競違貪與
世爲異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
岑出澤咸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爲戒果
志遠道未或非然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然與
樵者之在山何殊別哉故樊英就徵不稱李固
之望馮恢下節見陋張華之語期之塵外庶以
弘多若今十餘子者仕不求聞退不譏俗全身
云爾

幽履服道儒門斯逸民之軌操故綴爲高逸篇

褚伯玉字元墟吳郡錢唐人也高祖含始平太
守父暹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
八父爲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
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
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
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
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

雲棲不事王侯抗高不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食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是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言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更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

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太祖即位于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常居一樓上仍葬樓所孔稚珪從其受道法為於館側立碑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祖玩州治中父略給事中僧紹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術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

山聚徒立學淮北沒虜乃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徵通直郎不就昇明中太祖為太傅敎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旂幣之禮徵為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之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弁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音不一入州城建元元年冬詔曰朕側席思士載懷塵外齊郡明僧紹標志高栖耽情墳素幽貞之操宜加賁飾徵為正員外郎稱疾不就其後與崔思祖書曰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旨音未達邪

小涼欲有講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令與慶符俱歸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聊以為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大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筍箨冠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斲斧以遁苦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永明元年

世祖敕召僧紹稱疾不肯見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子元琳字仲璋亦傳家業僧紹長兄僧胤能玄言宋世爲冀州刺史弟僧暲亦好學宋孝武見之迎頌其名時人以為榮泰始初爲青州刺史慶符建元初爲黃門僧胤子惠照元徽中爲太祖平南主簿從拒桂陽累至驃騎中兵與荀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爲巴州刺史綏懷蠻延虫上許爲益州未遷卒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祖赴晉隆安末

大三十六

南齊書傳三十五

五

文

避亂徙居歡年六七歲書甲子有簡三篇歡析計遂知六甲家貧父使驅田中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母年老躬耕誦書夜則燃糠自照同郡顧顓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遊及孫憲之並受經句歡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十日廬于墓次遂隱遁不仕於剡天台

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每讀詩
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是廢蓼莪篇
不復講太祖輔政悅勸風教徵爲揚州主簿遣
中使迎歡及踐阼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
曰臣聞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旣理毛目自
張然則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
時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
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
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締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

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搜揚仄陋野無伏
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刪撰老氏獻治
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不以芻蕘棄
言不以人微廢道則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
幸賜一疏則上下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悅不祈
天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盡幽深
無與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旣遠見尋
求敢不盡言言旣盡矣請從此退是時貞外郎
劉思劾表陳讜言曰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

徵賦有增於往天府尤貧於昔兼軍警屢興
傷夷不復成役殘丁儲無半菽小民嗷嗷無樂生
之色貴勢之流貨室之族車服伎樂爭相奢麗
亭池第宅競趣高華至于山澤之人不敢採飲
其水草貧富相輝捐源尚未陛下宜發明詔吐
德音布惠澤禁邪僞薄賦斂省徭役絕竒麗之
賂塞鄭衛之倡變曆運之化應質文之用不亦
大哉又彭汴有鴟梟之巢青丘爲狐兔之窟虐
害踰紀殘暴日滋鬼泣舊泉人悲故壤童孺視

編髮而慙生耆老看左衽而恥沒陛下宜仰答
天人引領之望下弔昞黎傾首之勤授鉞衛霍
之將遺策蕭張之師萬道俱前窮山蕩谷此
即怕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豈徒殘
寇塵滅而已哉上詔曰朕夙旦惟寅思弘治道
佇夢巖濱垂精管庫旰食舊懷其勤至矣吳
郡顧歡散騎郎劉思効或至自丘園或越在冗
位竝能獻書金門薦辭鳳闕辨章治體有協朕
心今出其表外可詳擇所宜以時敷奏歡近已

加旌賁思効可付選銓序以顯謹言歡東歸上
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歡爲太學博士同
郡顧黯爲散騎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俱不
就徵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
其掌取食事黃老道解陰陽書最爲數術多効驗
初元嘉末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
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太初弒逆果是此年月
自知將終賦詩言志云精氣因天行遊魂隨物
化剋死日卒於剡山身體柔軟時年六十四還

葬崔景墓木連理出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世祖
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佛道二家立教旣
異學者牙相非毀歡箸夷夏論曰夫辨是與非
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
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
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
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
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
劫之數出法華无量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

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師
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
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
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
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
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其入不同其為必異
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
翦髮曠衣羣夷之服擊跽磬折疾旬之恭狐蹲
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墓中夏之制火焚水沈

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
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
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
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
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
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
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
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廢
宗禮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

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志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乘矣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為兩或混俗以為一是牽異以為同破同以為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及在實則合但無生之

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為高破惡則勇猛為貴佛跡光大宜以禮物道跡密微利用為己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躡

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矜解猶蟲噬
鳥聒何足述効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
徒袁粲託為道人通公駁之其略曰白日停光恒
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
瑞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憑釋遺法
盜牛竊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為
道耳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為禮不慕
蹲坐為恭道以三統為度不尚踞傲為肅豈專
戎土爰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
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常安戒善行交蹈
者恒通文王造周大伯創吳革化戎夷不因舊
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
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
道不遵彼俗教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
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為本釋
氏出世為宗發軔既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
由臆說又仙化以變形為上泥洹以陶神為先
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或

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作乖詭若此何
謂其同歡答曰案道經之作箸自西周佛經之
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
久而盜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
莽之漢也經云戎氣強獷乃復略人頰車邪又
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躡踞故周
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以
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
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
破之民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
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
編踞濫用夷禮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
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
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水不相關
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
邁故知世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
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在何許若
以前翦落為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為異

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逮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
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
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
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
之而未合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
不能盡然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
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
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
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

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虛無
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
極無二者為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足
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
未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
復文多不載歡口不辯善於著筆著三名論其
二鍾會四本之流也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
之始興人盧度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征永敗
虜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

今不復殺生酒更見兩楮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魚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初永明三年徵驃騎參軍顧惠僧爲司徒主簿惠僧宋鎮軍將軍覬之弟子也閑居養志不應徵辟

臧榮緒東莞苦口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民國子助教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

三九

南齊書傳三十五

十五

列傳

乃箸嫡寢論掃灑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席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太祖爲揚州徵榮緒爲主簿不到司徒褚淵少時嘗命駕尋之建元中啓太祖曰榮緒朱方隱士昔臧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岱引爲行佐非其所好謝疾求免蓬廬守志漏濕是安灌蔬終老與友關康之沈深典素追古著書撰晉史十卷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

代且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其取書始方
送出庶得備錄渠閣採異甄善上答曰公所道
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甚
佳榮緒博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
致齊降位李釋教誠竝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
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生庚子曰陳五
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爲
誠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初榮緒與關康之俱
隱在京口世號爲二隱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

居丹徒以墳籍爲務四十年不出門不應州府
辟宋太始中徵通直郎不就晚以母老家貧求
爲嶺南小縣性清約獨處一室稀與妻子相見
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太祖
爲領軍素好此學送春秋五經康之手自點定
并得論禮記十餘條上甚悅寶愛之遺詔以經
本入玄宮宋末卒

何求字子有廬江瀟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饒
宜都太守元嘉末爲宋文帝挽郎解褐著作郎

中軍衛軍行佐太子舍人平南參軍撫軍主簿
太子洗馬丹陽吳郡丞清退無嗜欲又除征北
參軍事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
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居波若寺
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明帝崩出奔國哀除爲
司空從事中郎不就乃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
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夜忽乘
小船逃歸吳隱虎丘山復除黃門郎不就永明
四年世祖以爲太中大夫又不就七年卒年五

十六初求母王氏爲父所害求兄弟以此無官
情求弟點少不仕宋世徵爲太子洗馬不就隱
居東離門下望之墓側性率到鮮狎人物建元
中褚淵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豈竟
云淵旣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外家儉
欲候之知不可見乃止永明元年徵中書郎豫
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
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秣陵夜酒
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點常自得遇酒便醉交

遊宴樂不隔也永元中京師頗有軍寇黠欲結
裳爲袴與崔慧景共論佛義其語默之迹如
此點弟胤有儒術亦懷隱遁之志所居宅名爲
小山隆昌中爲中書令以皇后從叔見親寵明
帝即位胤賣園宅將遂本志建武四年爲散
騎常侍巴陵王師聞吳興太守謝朓致仕慮後
之於是奉表不待報而去隱會稽山上大怒令
有司奏彈胤然發優詔焉永元二年徵散騎
常侍太常卿

劉虬字靈預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虬
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太始中仕至晉
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斷穀餌
朮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爲荊州教辟虬爲別
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竝遣書禮請虬等各
修牋答而不應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
卿表虬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
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
子良致書通意虬答曰虬四節卧病三時營灌

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
周邵宏施虬進不研機入玄無洙泗稷節之辯
退不疑心出累非豕間樹下之節遠澤旣灑仁
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苟加軼鼃之義虬精信
釋氏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法法華經自講佛義
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
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
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劉
昭與虬同宗州辟祭酒從事不就隱居山中

庾易字幼簡新野新野人也徙居屬江陵祖玫
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隱不交
外物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爲驃騎參軍不
就臨川王映臨州獨重易上表薦之餉麥百斛
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
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
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
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表彖欽其風通書致遺
易以連理机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復徵

為司徒主簿不就卒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夏人重事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徵為參軍測答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柏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

輕迷人路縱宕巖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官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為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嘗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皇

履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
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子響不告
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音不交言
子響不悅而退尚書令主儉餉測蒲褥頃之測
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
志庾易劉虯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刺史隨王
子隆至鎮遣別駕宗哲致勞問測咲曰貴賤理
隔何以及此音不答建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
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

卧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比畫爲妙作頗好音律
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又嘗遊衡山七
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文亦好山澤與劉
虯俱以驃騎記室不仕宋末刺史武陵王辟贊
府豫章王辟別駕竝不就永明中與劉虯同徵
爲通直郎和帝中興初又徵爲諮議竝不就壽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杜子恭玄孫也祖
運爲劉毅衛軍參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棊世
傳五斗米道至京產及子栖京產少恬靜閑意

宋官顧涉文義專修黃老會稽孔覲清剛有峻
節一見而為款交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
除奉朝請不就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中東山
開舍授學建元中武陵王暉為會稽太祖遣儒
士劉瓛入東為暉講說京產請瓛至山舍講書
傾資供待子栖躬自屣履為瓛生徒下食其禮
賢如此孔稚珪周顒謝瀹竝致書以通殷勤永
明十年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綜
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曰

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為心謙虛成性通和發
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
連文藝沈吟道奧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
業隱于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
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
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之釋巾幽谷結
組登朝則岳谷含權薜蘿起林矣不報建武初
徵貞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士持釣豈為白璧
所回辭疾不就年六十四永元元年卒會稽孔

道徵守志業不仕京產與之友善永明中會稽
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
即來遣去便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晉太中大
夫麟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宋元
嘉末文帝令尚書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
學士縣以麟士應選尚之謂子偃曰山東故有
竒士也少時麟士稱疾歸鄉更不與人物通養
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麟士仕答曰魚縣獸檻

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
景行坐忘何為不希 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
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待
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答也隱居餘
不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
宇依止其側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為諸生講之
征北張永為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
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使人致
意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

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
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爾
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上表薦之詔徵爲奉
朝請不就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
又表薦麟士義行曰吳興沈麟士英風夙挺峻
節早樹貞粹稟於天然綜博生乎篤習家世孤
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
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屣鞠稚吞苦
推廿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疊

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
必能孚朝規於邊鄙播聖澤於荒垂詔又徵爲
太學博士建武二年徵著作郎永元二年徵太
子舍人竝不就麟士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
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
十耳目猶聰手以反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
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之所致
也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
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以楊王

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僞乃自作終制年八十六卒同郡沈儼之字士恭徐州刺史曇慶子亦不仕徵太子洗馬永明元年徵中書郎三年又詔徵前南郡國常侍沈顛為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永元二年徵通直郎顛字處默宋領軍寅之兄孫也

吳苞字天蓋濮陽鄆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泰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麈尾蔬食二十餘年隆昌元年詔曰處士濮陽吳苞

南齊書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官

栖志穹谷秉操貞固沈情味古白首彌厲徵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暕光右衛江柘於蔣山南為立館自劉瓛卒後學者咸歸之以壽終魯國孔嗣之字勣伯宋世與太祖俱為中書舍人竝非所好自廬陵郡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為太中大夫建武三年卒

徐伯珍東陽太末人也祖父竝郡掾史伯珍少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隣皆奔走伯珍累床而止讀書日不輟叔父璠之

與顏延之友善還袪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三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首吳郡張淹竝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歡擿出尚書滯義伯珍訓答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常早伯珍筮之如期兩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畜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長隱處也

岁多龍鬚柏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永明二年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妻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同郡樓幼瑜亦儒學著禮摺遺三十卷官至給事中又同郡樓惠明有道術居金華山禽獸毒螫者皆避之宋明帝聞之勅出

住華林園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求東歸永明三年忽乘輕舟向臨安縣衆不知所以尋而唐寓之賊破郡文惠太子呼出住蔣山又求歸見許世祖敕爲立館

史臣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佛法者理寂乎萬古迹兆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宇宙之所不知數量之所不盡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機扣寂有感必應以大苞小無細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義其禮從樂和

而已今則慈悲爲本常樂爲宗施舍惟機佞舉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引古證今於學易悟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連環相襲陰陽之教占氣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則耳眼洞達心智他通身爲奎井豈俟甘石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姦止邪明用賞罰今則十惡所墜五及無間刃樹劍山焦湯猛火造受自貽罔或差貳墨家之教遵上儉薄磨踵滅頂且猶非吝今則膚同斷瓠目如井星授子捐妻在鷹庇

鴿從橫之教所貴權謀天口連環歸乎適變今則一音萬解無待戶說四辯三會咸得吾師雜家之教兼有儒墨今則五時所宣于何不盡農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五事以藝九穀今則鬱單稷稻已異閭浮生天果報自然飲食道家之教執一虛無得性亡情凝神勿擾今則波若無照萬法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俗對校真假將離釋理奧藏無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即真是俗九流之設用藉世教刑名道

三十二月

南齊書傳三五

二十八

刘昭

墨乖心異旨儒者不學無傷爲儒佛理玄曠實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圓聖若夫神道應現之力感會變化之奇不可思議難用言象而諸張米道符水先驗相傳師法祖自伯陽世情去就有此一學僧尼道士矛楯相非非唯重道兼亦殉利詳尋兩教理歸一極但迹有左右故教成先後廣略爲言自生優劣道本虛無非由舉至絕聖棄智已成有爲有爲之無終非道本若使本末同無曾何等級佛則不然具縛爲種轉

暗成明梯愚入聖途雖遠而可踐業雖曠而有
期勸慕之道物我無隔而局情淺智鮮能勝受
世途揆度因果二門雞鳴爲恙呆未必餘慶膾肉
東陵曾無厄禍身才高妙鬱鬱而靡遠器思庸
鹵富厚以終生忠反見遺詭乃獲用觀此而論
近無罪福而業有不定著自經文三報開宗斯
疑頓曉史臣服膺釋氏深信具緣謂斯道之莫
貴也

贊曰含貞抱樸履道敦學惟茲治隱集鱗養角

列傳第三十五

南齊書五十四

列傳第三十六

臣蕭

南齊書卷五十五

孝義

崔懷慎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韓係伯

孫淡

華寶

韓靈敏

封延伯

吳達之

王文殊

朱謙之

蕭叡明

樂頤

江泌

社栖



陸絳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人之含孝
厚義太生所同淳薄因心非俟學至遲遇爲用
不謝始庶之法驕慢之性多慙水救之享夫色
養盡力行義致身甘心壠畝不求聞達斯即孟
氏三樂之辭仲由負米之歎也通乎神明理緣
感召情澆世薄方表孝慈故非內德者所以寄
心懷仁者所以標物矣理名韞節鮮或昭著紀
夫事行以列于篇

崔懷慎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
元嘉中沒虜懷慎與妻房氏篤愛聞父陷沒即
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邪利後仕虜中書
戒懷慎不許如此懷慎得書更號泣懷慎從叔
模爲滎陽太守亦同沒虜模子雖居處改節而
不廢婚官大明中懷慎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
使虜問之曰崔邪利模竝力屈歸命二家子姪
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
車欲令忠孝竝弘臣子兩節泰始初淮北陷沒

界上流奔者多有去就懷慎因此入北至桑乾
邪利時已卒懷慎絕而後蘇載喪還青州徒跣
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為孝感喪
畢以弟在南建元初又逃歸而弟亦已亡懷慎
孤貧獨立宗黨哀之日斂給其升米永明中卒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治父喪至孝事母及伯
父謹節年穀饑貴僧遠省食減食以供母伯弟
亡無以葬身販貼與隣里供斂送之費躬負土
手種松柏兄姊未婚嫁乃自賣為之成禮名聞

南齊列傳三十六

三

律考

郡縣太祖即位遣兼散騎常侍虞炎十二部使
行天下建元三年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竝
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尉之為武
進縣戍隨王誕起義太祖遣軍主華欽討之吏
民皆散尉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
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建元三年有詔蠲表
永明初廣陵民章起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
峻表以聞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土俗隣居種桑樹於界上為誌係伯以桑枝陰妨他地遷塚上開數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閭以壽終

孫淡太原人也居長沙事母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為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豫章王領湘州辟驃騎行參軍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閭卒于家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義熙末戍長安

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虜豪殺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與弟有恩義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絮帛不食鹽菜建元三年立表門閭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尋母又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菘半畝朝採菘子暮已復生以此遂辦葬事靈珍亡無

子妻卓氏守節不嫁慮家奪其志未嘗告歸
靈敏事之如母晉陵吳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
值歲饑母老病篤趙詣鄉里自買言辭哀苦鄉
里憐之人人分升米相救遂得以免嫁康之小
時夫亡家欲更嫁誓死不訃義興蔣雋之妻黃
氏夫亡不重嫁逼之欲赴水自殺乃止建元三
年詔蠲租賦表門閭永明元年會稽永興倪翼
之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飴
里中饑餓者隣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穰父母

古

南齊傳三十六

五

宋珠

死孤單無親戚丁氏收養之及長為營婚娶又
同里王禮妻徐氏荒年客死山陰丁為買棺器
自往斂葬元徽末大雪商於斷村里比屋饑餓
丁自出鹽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
以葬丁為辦塚禳有三調不登者代為輸送丁
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井醮州郡上言詔表
門閭蠲租稅又廣陵徐靈禮妻遭火救兒與兒
俱焚死太守劉俊以聞又會稽人陳氏有三女
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耄無所知父篤癰病

母不安其室值歲飢二女相率於西湖採菱尊更
日上市貨賣未嘗虧息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取
爲婦長女自傷燒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
卒三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墓側又永興概中里
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
十父母死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
左目即開時人稱爲孝感縣令何曇秀不以聞
又諸暨東灣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
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羅晝樵采夜紡
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聞
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
爲人治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魃魅弗敢從遂得
病積時隣舍人有中溪蠹毒者女試治之自覺
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治疾無不愈家產日益
鄉里多欲娶之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肯嫁為
山賊劫殺縣令干琳之具言郡太守王敬則不
以聞建武三年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
公濟及兄公願乾伯並卒各有一子欣之天

保姚養育之賣田宅爲娶婦自與二男寄止隣
家明帝詔爲其二子婚妻門閭復徭役吳郡范
法恂妻褚氏亦勤苦執婦業宋昇明中孫曇瓘
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姊
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逃竄
脫不免汝宜收之曇瓘尋伏法褚氏令僧簡往
歛葬年七十餘永明中卒僧簡在都聞病馳歸
未至而褚已卒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封延伯字仲璉渤海人也右學行不與世人交

事寡嫂甚謹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後乃仕垣
崇祖爲豫州啓太祖用爲長史帶梁郡太守以
疾自免僑居東海遂不至京師三世同財爲北
州所宗附豫章王辟中兵卒就卒建元三年大
使巡行天下義興陳立子四世一百七十口同
居武陵郡邵榮興文獻叔八世同居東海徐生
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五世同居零陵
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陽里頭踈從四居同居
並共衣食詔表門閭蠲租稅又蜀郡王績祖華

陽郝道福竝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閭蠲調役

吳達之義興人也姨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以營冢槨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此達之有田十畝貸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亦不受弟田遂閉廢建元三年詔表門閭河南辛普明僑居會稽首少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以帳施靈座夏月多蚊普明不以露寢見色兄將葬隣人嘉其義

賻助甚多普明初受後皆反之贈者甚怪普明日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來意今何忍亡者餘物以爲家財後遭母喪幾至毀滅揚州刺史豫章王辟爲義曹從事年五十卒又有何伯璵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鄉里呼爲人師郡守下車莫不修謁冰明十一年伯璵卒幼璵少好佛法翦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並八十餘王文殊吳興故鄣人也父沒虐刃文殊思慕泣血

蔬食山谷三十餘年太守謝瀟板爲功曹不就
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曰文殊性挺五常
心符三教以父沒獯庭抱終身之痛專席恒居
銜罔極之卹服紵縞以經年餌蔬菽以俟命婚
義滅於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恩榜
其閭里鬱林詔榜門改所居爲孝行里

朱謙之字處光吳郡錢唐人也父昭之以學解
稱於鄉里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田
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姉密語之謙

卷三

南齊傳三十六

九

俞信

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年長不婚娶永明中手
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別駕孔
稚珪兼記室劉璉司徒左西掾張融牋與刺史
豫章王曰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
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軒冤旣申
私禮繫頸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
罪人宥而治之即爲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
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
應具來田融等與謙之並不相識區區短見深

有恨然豫章王言之世祖時吳郡太守王慈太常張緒尚書陸澄並表論其事世祖嘉其義慮相復報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惲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刺殺惲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顛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選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權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官至江夏正參軍

蕭叡明南蘭陵人領軍將軍諶從祖兄弟也父孝孫左軍叡明初仕貞外殿中將軍少有至性奉親謹篤母病躬禱夕不假寐及亡不勝哀而卒永明五年世祖詔曰龍驤將軍安西中兵參軍松滋令蕭叡明愛敬淳深色養盡禮喪過乎哀遂致毀滅雖未達聖教而一至可愍宜加榮命以矜善人可贈中書郎

榮頤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仕為京府參軍父在郢州病亡頤忽思父

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頓便徒跣號
咷出陶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入口數
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齧被至碎恐母
之哀已也湖州刺史土僧虔引為主簿以同僚
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暝為設食
枯魚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
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
郭林宗仕至郢州治中卒弟豫亦孝父臨亡執
其手以託郢州行事王奐豫悲國悶絕吐血數

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隆昌末豫謂丹陽尹
徐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
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咲
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甚納之建武中為永世
令民懷其德卒官有一老嫗行檐斛藪若將詣
市聞豫死棄檐號泣鴈門解仲恭亦僑居南郡
家行敦睦得織豪財利輒與兄弟平分母病經時
不差入山採藥遇一老父語之曰得丁公藤病立
愈此藤近在前山際高樹垂下便是也忽然不

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病母即差至今江陵人猶有識此藤者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負外郎泌少貧晝日斫屨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屋性行仁義衣弊虱饑死乃復取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虱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親自隱郵吏死泌為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

埋之領國子助教乘牽車至涑烏頭見老翁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世祖以為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詣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鑪灰示之曰都盡無所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乃去時廣漢王侍讀嚴桓之亦哭王盡哀泌尋卒泌族人兗州治中泌蕃門郎念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為孝江泌以別之

杜栖字孟山吳郡錢唐入徵士京產子也同郡

張融與京產相友每相造言論融常在側融指
栖曰昔陳太丘之召元方方之爲劣以今方古
古人何貴栖出京師從儒士劉瓛受學善清
言能彈琴飲酒名儒貴遊多敬待之中書郎周
顥與京產書曰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愛
之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已有之也刺
史豫章王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佐竟
陵王子良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胤治禮又重
栖以爲學士掌婚冠儀以父老歸養怡情壠畝
栖肥白長壯及京產疾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
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夕不能哭不食鹽菜
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
絕而復續吐血數升時何胤謝朓並隱東山遺書
敦譬誡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絕
初胤兄點見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景
永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世咸嗟惜焉建武二
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斑病母死
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

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聞何謂也因自投下牀匍匐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隣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音不行

陸絳字魏卿吳郡人也父閑字遐業有風槩與人交不苟合少爲同郡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別駕明帝崩閑謂所親曰宮車晏駕百司將聽於冢宰主王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乃感心疾不復預州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反事敗閑以綱佐被召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啓閑不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標令殺之絳時隨閑抱閑頸乞代死遂并見殺

史臣曰澆風一起人倫毀薄抑引之教徒聞珪璋之璞罕就若令事長移忠儻非行舉薑桂辛酸容遷本質而旌閭變里問餼存牢不過鯨寡齊矜力田等勸其於扶獎名教未爲多也

贊曰孝爲行首義實因心白華秉節寒木齊心

列傳第三十七

南齊書五十六

臣蕭

子顯

撰

倖臣

紀僧真

劉孫宗

茹法亮

呂文顯

呂文度

有天象必有人事焉倖臣一星列于帝座經禮

二十四

南齊列傳三十七

一

金

立教亦著近臣之服親倖之義其來已久爰自

衰周侯伯專命桓文霸主至于戰國寵用近習

不乏於時矣漢文幸鄧通雖錢遍天下位止郎

中孝武韓嫣霍去病遂至侍中大司馬迄于魏

晉世任權重才位稍爽而信倖唯均中書之職

舊掌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

及在中朝猶爲重寄陳准歸任上司荀勗恨於

失職晉令舍人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

詔誥其後郎還爲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

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糾竝
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
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爲非
選帝遣尚書二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
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母顥阮佃夫之徒專
爲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啓
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爲詔文侍郎之局復
見侵矣建武世詔命殆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
內舍人四人所置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

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負莫非左右要密天下
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祕有如尚書外司
領武官有制局監內器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
幸者今立倖臣篇以繼前史之末云

紀僧真丹陽建康人也僧真少隨逐征西將軍
蕭思話及子惠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
微過見罰旣而委任如舊及罷益州還都不得
志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紀僧真方當
富貴我不見也乃以僧真託劉秉周顥初惠開

在益州土反被圍危無有道人謂之曰城圍尋
解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外賊也惠開密謂
僧真曰我子弟見在者並無異才政是諱耳僧
真憶其言乃請事太祖隨從在淮陰以閑書題
令荅遠近書疏自寒官歷至太祖冠軍府參軍
主簿僧真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太祖曰詩
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
如此元徽初從太祖頓新亭拒桂陽賊蕭肅惠郎
突入東門僧真與左右共拒戰賊退太祖命僧

真領親兵遊羅城中事寧除南臺御史太祖領
軍功曹上將廢立謀之袁粲褚淵僧真啓上曰
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
公豈得默已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孰慮太
祖納之太祖欲度廣陵起兵僧真又啓曰主上
雖復狂黷虐加萬民而累世皇基猶固盤石今
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
施號令目明公為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
北走胡中竊謂此非萬全策也上曰卿願家豈

能逐我行耶僧真頓首稱無貳昇明元年除真
外郎帶東武城令尋除給事中邵陵王參軍大
祖坐東府高樓望石頭城僧真在側上曰諸將
勸我誅袁劉我意不欲便耳及沈攸之事起從
太祖入朝堂石頭反夜太祖遣衆軍掩討宮城
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盛人懷不測僧真謂
衆曰叫聲不絕之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
容自燒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尋而啓石頭平上
出頓新亭使僧真領千人在帳內初上在領軍

府令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荅書疏皆付
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下不復能別也初上在淮
陰治城得一錫鉄大數尺下有篆文莫能識者
僧真曰何須辨此文字此自大遠之物九錫之
徵也太祖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巳剋日
有楊祖之謀於臨軒作難僧真更請上選吉辰
尋而祖之事覺上曰無卿言亦當致小狼狽此
亦何異呼施之冰轉齊國中書舍人建元初帶
東燕令封新陽縣男三百戶轉羽林監加建威

將軍遷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參軍令如故復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太祖疾甚令僧真典遺詔求明元年寧喪起爲建威將軍尋除南泰山太守又爲舍人本官如故領諸王第事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世祖嘗自送之笑曰人何必討門戶紀僧真常貴人所不及諸權要中最被賄遇除越騎校尉餘官如故出爲建武將軍建康令還除左右郎將泰山太守加先驅使尋除前軍將軍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世祖崩僧真號泣思慕明帝以僧真歷朝驅使建武元年除游擊將軍兼司農待之如舊欲令僧真治郡僧真啓進其弟僧猛爲鎮蠻護軍晉熙太守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爲廬陵長史年五十五卒宋世道人楊法持與太祖有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中以爲僧正建元初罷道爲寧朔將軍封州陵縣男三百戶二年虜圍朐山遣法持爲主領支軍救援永明四年坐役使將客奪其鮭稟削封率

劉係宗丹陽人也少便書畫爲宋竟陵王誕子
景粹侍書誕舉兵廣陵城內皆死敕沈廣之赦
係宗以爲東宮侍書泰始中爲主書以寒官累
遷至勳品元徽初爲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
人負外郎封始興南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戶帶秣
陵令太祖廢蒼梧明日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
能起係宗歡喜奉命太祖曰令天地重開是卿
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敕令及四萬書疏使主
書七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除羽林監

轉步兵校尉仍除龍驤將軍出爲海鹽令太祖
即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元年除寧朔將
軍令如故尋轉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
事舍人母喪自解起爲寧朔將軍復本職四年
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
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
民伍係宗還上曰此段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
姓安帖甚快也賜係宗錢帛上欲脩治白下城
難於動役係宗啓適役東民丁隨寓之爲逆者

上從之後車駕講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劉係宗
為國家得此一城永明中虜使書常令係宗題
答祕書書局皆隸之再為少府遷游擊將軍魯
郡太守鬱林即位除驍騎將軍仍除寧朔將軍
宣城太守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明帝曰學
士不堪治國唯大讀書耳一劉係宗足持如此
輩五百人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年元
十七

如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世出身為小史

三百八

南齊傳三十七

七

歷齊幹扶孝武末年作酒法鞭罰過度校獵江
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從至南
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啓出家得為道
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用為兗州刺史孟
吹陽典籤累至太祖冠軍府行參軍元徽初除
殿中將軍為晉熙王郢州典籤除長兼殿中御
史世祖鎮盆城須舊驅使人法亮求留為上江
州典籤除南臺御史帶松滋令法亮便辟解事
善於承奉稍見委信從還石頭建元初度東宮

主書除奉朝請補東宮通事舍人世祖即位仍
為中書通事舍人除貞外郎帶南濟陰太守永
明元年除龍驤將軍明年詔曰茹法亮近在盆
城頻使銜命內宣朝旨外慰三軍義勇齊奮人
百其氣險阻艱難心力俱盡宜沾茅土以甄忠
績封望蔡縣男食邑三百戶轉給事中羽林監
七年除臨淮太守轉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巴
東王子響於荊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
宣旨慰勞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

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故
子響怒遣兵破尹略軍事平法亮至江陵刑賞
處分皆稱敕斷決軍還上悔誅子響法亮被責
少時親任如舊鬱林即位除步兵校尉延興元
年為前軍將軍延昌殿為世祖陰室藏諸御服
二少帝竝居西殿高宗即位住東齊開陰室出
世祖白紗帽防身刀法亮歔歔流涕除游擊將
軍建武舊人鮮有存者法亮以主署文事故不
見疑位任如故永泰元年王敬則事平法亮復

受敕旨慰出法亮為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既而代人已致法亮溼涕而出年六十四卒官

呂文顯臨海人也初為宋孝武齊幹直長昇明初為太祖錄尚書省事累位至殿中侍御史羽林監帶蘭陵丞令龍驤將軍秣陵令封劉陽縣男永明元年除寧朔將軍中書通事舍人本官如故文顯治事以刻覈被知三年帶南清河太守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為舍人竝見親倖四方

餉遺歲各數百萬竝造大宅聚山開池五年為建康令轉長水校尉歷帶南泰山南譙太守尋為司徒中兵參軍淮南太守直舍人省累遷左中郎將南東莞太守右軍將軍高宗輔政以文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元之世尚書右丞少府卿卒

呂文度會稽人宋世為細作金銀庫吏竹局匠元徽中為射雉典事隨監莫脩宗上郢世祖鎮益城拒沈攸之文度仍留伏事知軍隊雜役以

此見親從還都然以頭城監仍居東宮世祖即位為制局監位至貞外郎帶南濮陽太守殿內軍隊及發遣外鎮人悉關之甚有要勢故世傳越州嘗缺上覓一直事人往越州文度啓其所知費延宗合旨上即以爲刺史永明中敕親近不得輒有申薦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上性尊嚴呂文顯嘗在殿側咳嗽聲高上使茹法亮訓詰之以爲不敬故左右畏威承意非所隸莫敢有言也時茹法亮掌雜驅使簿及宣通密敕呂文

竟

南齊書卷三十一

十

設 張富

顯掌穀帛事其餘舍人無別任虎賁中郎將潘敞掌監功作上使造禪靈寺新成車駕臨視甚悅敞喜要呂文顯私登寺南門樓上知之繫敞上方而出文顯爲南譙郡久之乃復濟陽江瞿曇吳興沈徽孚等以士流舍人通事而已無權利徽孚粗有筆札建武中文詔多其辭也官至黃門郎

史臣曰中世已來宰御天下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座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

存副職咸皆冠冕搢紳任踈人貴伏奏之務既
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屬當有歸通驛內
外切自音旨若夫環纓斂笏俯仰晨昏瞻幄座
而竦躬位蘭檻而高眄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
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
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
唾義必先知故能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
睡坐歸聲勢卧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
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陛天

居亘設蘭錡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于元戎啓
轍式候還麾遮迺清道神行案轡督察來往馳
驚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摠成
規若徵兵動衆大興民役行留之儀請託在手
斷割宰稟賣弄文符捕叛追亡長戍遠謫軍有
千齡之壽室無百年之鬼害政傷民於此為蠹
況乎主幼時昏其為護慝亦何可勝紀也

贊曰恩澤而後親倖為舊便頗在右既貴且富
列傳第三十七



南齊書卷三十一

